

我在英国办展览

□张杰

跨文化对话的序章

2024年10月1日,当飞机降落在曼彻斯特国际机场时,我未曾想到,这次为期3个月的访学之旅将以一场跨越文化鸿沟的艺术展演收尾。作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撕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带着30年的艺术积淀,与4位同事共同踏上了英国雷克瑟姆大学这片学术沃土。

雷克瑟姆大学(格林多大学)始建于1887年,这座拥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群的公立大学,其艺术学院在威尔士地区享有盛誉。在与艺术学院主管史蒂夫·贾维斯(Steve Jarvis)的初次会面中,这位满脸胡子、小眼睛的睿智男人对东方艺术的浓厚兴趣令人印象深刻。当我们展开那幅15米的《金刚经》时,他反复调整观看位置的动作,像极了发现新大陆的探险家。

展厅里的中国心跳

2024年12月3日,“张杰撕纸艺术展”在雷克瑟姆大学主校区画廊正式开幕。展厅入口处悬挂的《弟子规》在射灯下投射出细密的阴影,仿佛纸面游动的龙鳞。50件作品分为四个主题展区:教育题材的《弟子规释义》

系列用抽象线条解构经典;传统诗词意境区以留白手法营造诗意空间;民俗展区里,《人参故事》用连环画形式讲述长白山传说;最受欢迎的吉祥符号区,不同字体的《福》字组成红色矩阵,引得不少观众在此合影。

每周一下午的现场演示成为展览的亮点。当英国学生看到一张红纸在指间翻折撕扯,转瞬变成活灵活现的生肖动物时,此起彼伏的“Amazing”在展厅回荡。有位建筑系学生连续3周到场,最后用3D建模软件模拟撕纸过程,这种跨学科的互动远超预期。

超越纸张的对话

展览期间最动人的时刻,发生在12月15日的午后。副校长利安·埃利斯(Leuan Ellis)教授驻足《弟子规》前良久,这件耗时3个月创作的作品,每个文字的纹路都清晰可辨。当我即兴撕出他的侧面剪影时,这位素来严肃的学者孩子气地对着光线端详,连声赞叹“这简直就是光的魔术”。

赠予3位教师的定制作品更引发连锁反应。收到《桃李满园》的伊冯娜(Yvonne)教授,次日便带着学生前来研习撕纸技法;获赠《潜心育人》的莲(Leigh Ann)主任,将其装裱在国际处接待厅;最有趣的是收到《静》的萨利(Sally),这位艺术史讲师专门撰文分析撕纸中的阴阳哲学,文章后来发表于《雷克瑟姆校园评论》。

文化镜像中的反思

在威尔士阴晴不定的冬日里,这场

展览成为观察中英文化差异的棱镜。英国同事的工作节奏确实较为悠闲,但他们对流程规范的坚守令人钦佩。有位清洁工人在闭馆后仔细擦拭每块展板,这种对艺术的尊重不分职业。

观众的热情超乎想象。有位老妇人每周拄拐前来,最后一次带着放大镜细看《满族婚俗》的纹样;艺术学院的师生自发组织工作坊,尝试将撕纸技法融入版画创作;更有多家当地媒体要求采访,让“撕纸”这个生僻词汇首次出现在威尔士语报纸上。

纸间行走的文化使者

闭幕日当天,史蒂夫·贾维斯(Steve Jarvis)送来一本特别留言簿。翻看那些用不同语言书写的感言,我忽然明白:当利安副校长捧着剪影如获至宝时,当学生们争相体验“手撕汉字”时,这已不仅是艺术展览,而是文明基因的奇妙共振。

30年纸屑纷飞间,我始终坚信手的温度能融化文化坚冰。这次展览共吸引3000多人参观,举办4场工作坊,促成1项校际合作意向。那些在展厅闪动的手机镜头,那些在工作坊沾满纸屑的指尖,都在续写着千年的撕纸传奇。

归国前夜,雷克瑟姆飘起细雪。展厅墙面上残留的胶痕,像极了撕纸作品的边缘曲线,这让我想起《道德经》所言“大巧若拙”,最质朴的手工技艺,往往能搭建最坚固的文化桥梁。当飞机再度掠过英伦三岛上空时,我知道,那些纸间绽放的中国故事,正在异国土壤生根发芽。

参情话四季

□张滔

“棒槌!棒槌!”随着父亲高亢嘹亮的喊山声,我从睡梦中醒来了。喊山是一种习俗,放山人在山里发现了人参就会隔空高喊,告诉同伴——发现人参了!

棒槌是人参的别称,听着亲切,叫着顺口,放山人都是这么称呼这种被称为仙草的神奇植物。我5岁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我家开始种人参,参农成了父亲的标签。直到2008年父亲年纪大了,进城和我一起生活。30多年的浸润,也让我和人参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多数人家种地,我们叫粮农,少数人家种人参,我们叫参农。粮农每年秉承着春种秋收冬藏的节奏生活着。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猫冬。忙,每年只是忙一阵,秋收之后都是闲暇。而参农的一年四季都是在不停地忙碌着,为了生活,为了最后的丰收。

初春,春寒料峭。粮农还在猫冬的时候,村里的参农就早早地开始了一年的准备工作。人参种植周期一般是5—6年,为了能够循环不断地种植人参,父亲每年都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参地。新的参地就意味着新的投入,种子和参栽子自不必说,那是父亲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作为家庭成员的我则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打帘子。把一根根干枯的向日葵秆儿用铁丝逐根绑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长约3米宽约两米的折叠帘子,用来给人参遮阳。小学寒假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件事,每当小伙伴来喊我出去滑爬犁,看着码成小山一样的向日葵秆儿,我只能悻悻地和小伙伴说再见,独自在没遮没挡的室外忍受着初春的寒冷。

盛夏,炙热无比。人参就像个金贵的娃娃,即便再热也不能让人参娃娃晒着。除了需要给它苫上帘子遮阳,还需要给它在稀疏透光的地方弄一些带叶的小树枝遮阳。参地多是在野外从林里面开辟出来的,远离村屯。看参地是为了防止白天有人或者是小动物搞破坏,所以我的任务就是白天去参地看参。这是一项极其枯燥的事情,运气好的时候会有小伙伴的陪同,既可以聊天又可以壮胆。但多数时间是独自一人,没有哪

个小伙伴愿意陪我顶着大日头尬聊。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胸前挂着一个带盖子的玻璃罐子,身后拖着几根遮阳用带叶的树枝,头顶着烈日,冒着被太阳晒伤的风险,顺着长长的参地马道(人参垄之间的过道),看到透光的地方就用身后的树枝挡上。遇到蚂蚱,则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放到胸前的玻璃罐子里。那时候的蚂蚱很大、很多,半个下午就可以收获满满一罐子的蚂蚱,回家后择洗干净,用油一烹,酥脆干香,至于太阳炙烤留下的皮肤灼伤都在唇齿留香间被遗忘。

金秋,天气转凉。每年这个季节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收获满是憧憬。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意味着一个支离破碎的中秋节。每到放学或是休息日,我都会被父母拽到参地里面帮忙。挑拣人参、撑麻袋,虽然不是体力活,但是对于正处于贪玩年纪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尤其是想到中秋节的夜晚父亲还要连夜加工人参,所谓加工就是将人参煮熟的过程,母亲则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忙着收拾人参,而我则需要时不时地被父母喊来打下手。那个时候的中秋节于我而言少了一些祥和与温柔,多了一些繁忙和琐碎。

寒冬,冷风刺骨。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是没过膝盖的大雪和父亲永远烤不干的棉鞋。这个季节对于很多生活在东北的农村人来说是快乐的猫冬季节,没有繁重的田间劳作,没有缺衣少食的烦恼,有的只是满仓的粮食和鼓鼓的钱袋,打牌、喝茶、唠家常、嗑瓜子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但这一切和参农无缘,参农需要在这个季节为来年的新地备料。

冬天,父亲都会去山上砍伐一些适合搭建人参棚子的木桩,在过膝的积雪中蹒跚前行。我偶尔也会和父亲一起上山,做一些拖拖拽拽看堆儿的事情。感受着刺骨的寒风,也享受着在皑皑白雪的树林里,仰望天空的那份宁静。天空的水洗蓝,蓝得透亮,在静谧的树林里喊上几嗓子,听着满山的回响,偶尔也会惊起几只飞鸟。

冬天不冻效力人。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意思是冬天只要干活运动就不会感到寒冷。在树林里来回不停地拖拖拽拽丝毫感觉不到寒冷,但是坐在牛爬犁上回家的途中脚底就会传来了刺骨的冷。低头看,脚上的棉鞋在内热外冷的环境中冻成了坨儿。整个冬天,父亲的棉鞋成了家里火炉上的“常客”。

时过境迁,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参农不再像父亲那代参农那么辛苦。可以无限循环使用的铁桩代替了一次性木桩,监控探头替代了人工巡逻,特制的遮阳布替代了传统的向日葵遮阳帘,电控蒸煮一体机替代了早期的人工蒸煮。这些改变解放了人力、增加了效率,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每当山风掠过智能温室的钢架,我总觉得那呼啸声里,还回荡着父亲当年在白雪皑皑空旷的树林里用斧头敲击高大树干的声响——那是大地的心跳,是山林与种参人最古老的私语。

长白山
珍宝

1959年,长影完成了25部影片。在这些影片中,《笑逐颜开》远没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知名,但《笑逐颜开》的片名着实来之不易。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3楼的展柜里,有3张稿纸,是电影《笑逐颜开》征集片名的材料。该片摄制组提出了《百女绣楼》《满庭芳》《笑逐颜开》等10个名字;经社会征集,群众提出了《姊妹们》《春暖鲜花遍地开》《女工之歌》等44个名字。

在摄制组所提供片名的右侧,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袁小平写道:“亚马、张望同志;苏云等同志认为仍不如‘娘子军’为好。我认为‘百女绣楼’与‘满庭芳’均可,请你们考虑一下,快些定了为好。”

时任长影厂长的亚马和副厂长张望,既没有采用苏云等同志看好的《娘子军》,也没有采用袁小平看好的《百女绣楼》《满庭芳》,而是与大伙反复商议,最终选用了《笑逐颜开》。不难看出,长影人在艺术创作上的民主,以及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精神。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群众提出的片名中,有一些也挺有个性,比如《谁?》,只有一个字;《妈妈爸爸不要吵》,选用了孩子的口吻;《同志!你错了》,完全口语化;《走出厨房的人们》《厨门关不住》,很贴合一群女同志挣脱家庭束缚、参与社会建设的剧情;《少女的心愿》,则多了些商业色彩。

《笑逐颜开》,以哈尔滨市一建第一妇女建筑工程队为原型,反映了广大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由丛深编剧,于彦夫导演,张圆、任颐、黄玲、叶琳琅、金迪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哈尔滨电影制片厂合拍。演员阵容强大,竟有两个全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即张圆、金迪。

说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了解相关背景的人不太多,能把这22人说全的人恐怕就更少了。这是一次电影界的评选,是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提议并亲自审核,最终由当时的文化部确定了22位电影明星,即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

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

虽然当时长影只有4人入选,但是这22人中,有很多人在东影(长影的前身)或长影初登银幕,比如陈强、于蓝、于洋、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等。

1995年,导演、制片人江平建议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举办地大光明影院,重新悬挂“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在《影人忆述·难忘的张圆和于彦夫》一文中,江平对张圆有过这样的描述,现在读来仍能感受到老艺术家的谦和与朴实:

为了找到一套完整的“22大明星”图,我跑遍了上海所有影剧院,结果一无所获。好友王炎先生告诉我他收藏了一套明星图,找来一看,却少了金迪和张圆的照片。我打电话给张圆老师请她寄原照以便放大,没想到数日后,她自己将照片放大至20寸寄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将照片放大至2米。闭幕式上,“22大明星”中健在者悉数到齐,那是多年后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在电影院公开集体亮相,个个激动万分。张圆站在自己当年的照片下,老泪纵横,感慨万千:“都老了,但你们这些孩子还记得我们,真不容易啊!”

1955年,张圆在长影电影《祖国的花朵》中饰演冯老师,深受大众喜爱。在《笑逐颜开》里,张圆成功饰演何慧英这个角色。后来,《笑逐颜开》中张圆的那幅经典剧照,还成了1959年第19期《大众电影》的封面,足见大众对她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笑逐颜开》的主演张圆和导演于彦夫是两口子。二人类似这样的合作,还有于彦夫导演的《徐秋影案件》,张圆在片中饰演国民党特务邱涤凡。

后来,在于彦夫的引导下,张圆从台前走向幕后,由演员变身导演。张圆、于彦夫联合导演了《16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鸽子迷的奇遇》《陆军见习官》《中国的小皇帝》等电影作品。张圆还和薛彦东联合导演了电影《红牡丹》,该片让姜黎黎一夜成名,影片插曲《牡丹之歌》更是经久不衰。

2000年8月,张圆走了;2005年11月,于彦夫也走了。但看过张圆、于彦夫电影作品的人,都忘不了这对影坛伉俪,忘不了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忘不了他们在台前幕后“笑逐颜开”的样子。



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挖掘吉林省优秀儿童文学新人新作,促进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创作与发展,为青少年儿童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吉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现携手相关部门,面向全省儿童文学工作者、爱好者、中小學生征集儿童文学短篇佳作。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5月20日止,以电子邮件收稿时间为准。

二、征文要求

1. 政治立场鲜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党中央有关文化工作的部署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2. 贴近当今生活,能够反映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精神风貌。
3. 征集范围:童诗、散文、童话。童诗不超过20行(组诗不超过三首);童话、散文不超过1500字。

三、征文奖项

入选作品择优刊发,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小學生入选作者将获得纪念品一份。

四、投稿邮箱

大赛组委会邮箱:3767584309@qq.com

吉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吉林日报·东北风副刊
“文学吉林”微信公众号
长春日报·春光副刊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春市新华书店

2025年4月25日